

窗外正在“发大水”。屋内小孙囤团团的《小猪佩奇》也放得热闹：“我们在泥坑里，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跳呀、跳呀、跳！”

因此而引发奇想，“大水”难得，带着孙囤擦擦大水如何？生活太庸常了，不妨来点惊喜。

果然，听到了我的主意，团团高兴得不敢相信，一口气叫了十多声的“爷爷”表示响应，平时她就爱踩浅水洼，家里为讨好这一口，还特地买了小雨靴，今天可以大展宏图了。

但问题马上来了，小雨靴的靴筒太短，没入大水立刻被灌满，夹浆夹水的非常难受，本来就想“放养一下”，经风雨见世面的，穿着雨靴擦大水不是隔靴搔痒么？

为有切实体会我干脆给她赤脚，挽了硬底的塑料拖鞋，直接在水里趟。

邻居们见了大惊：天哪，小囤擦大水？！你做爷爷的疯啦？！我笑而不答。心想，你们的孩子将来就会少了这段珍贵的回忆。擦大水怕什么？生活是否精彩就在于它的多样性。成天这不能碰，那不能看的，捡张树叶有菌，喝口冷水有毒，很可能长大了就是个废物。

再说，擦大水在我家也是有传统的，团团她爸3岁那年从幼儿园归，正好“发大水”，他妈妈就带着他“擦大水”，那种兴高采烈，他说都快30年过去了，仍然温馨回忆，恍若昨日。

或曰，“大水”里有有害物质很多。这我知道。你的样子。盛开的样子。就在零点刚过的凌晨，悄悄地绽放。白玉般的花瓣层层叠叠，露出漂亮的卷卷的微微泛黄的花蕊，青色的花萼像蟹爪一样张开，淡淡飘香。从初放到盛开，也就一个小时的样子，然后慢慢收拢，早上醒来，就已经蔫头耷脑了，好像曾经璀璨夺目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

这就是所谓昙花一现。这盆昙花，我种了四年。同事刚给我的时候只是扦插活了的一小棵，几瓣叶子，有点像仙人掌，用四根小木棍和竹篾缠了个简单的架子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架子多么重要，因为叶子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大，就那么东倒西歪挂下来，如果没有个支撑，它肯定就带着盆翻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努力种，它努力长叶子，长得张牙舞爪，却总不见开花。每有客人来访，问这是什么？我说昙花，对方总是露出惊奇的神色，仿佛在说：这绿植会开花？

叶子越长越多，想要剪掉，又不舍得，我就让它靠在墙边。就像我办公室里的一棵绿植，每每园丁阿姨来打理，总问我要不要修整齐，我总让她剪下留情，只要不抵到天花板，就让它随意生长，我喜欢那参差的样子。一年，两年，我的昙花，种成了绿植，从期望到失望，然后我就不爱搭理它了，更爱年年开花千娇百媚的扶桑，还有总不负我的君子兰，一期一会。

今年，偶然的介绍有位大学学长，居然现在是“城市花农”“种花圣手”，顶楼露台摆满花盆，每到花季经常邀约朋友去他家赏花。我加了微信，就迫不及待咨询养花秘籍，特别是昙花，如何才能开花？他回答：加骨粉，浇磷酸

## 撩大水，好快活

胡展奋

但偶尔一次，有啥关系。想当年，大人们怕着台风，我们却盼着台风，台风来了有大雨呀，大雨下了，有大水呀，小巴辣子就开会啦！玩伴们总是赤着头冲进雨里撒欢，长者们的呵斥充耳不闻，能够疯一次，这一天就没有白过，弄堂的花坛，弄堂的淘米池里到处是大雨里疯玩的孩子，有一年我五岁，跟着大孩子在康定路撩大水，深深浅浅地一路撩到延平路牛奶棚附近，大孩子们把我忘了，一转眼不见了他们，我就乱转

乱找，忘了来时路，开始还不知道怕，和几个陌生孩子玩水，后来陌生孩子也回家了，只剩下我，我怕了，拼命喊，没人理，天渐渐暗去，我完全迷了路，只见无数陌生的大人从我身边匆匆走过，我叫他们“阿姨”或“爷爷”，他们只奇怪地看看我，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便都依然走过，我一急，放声大哭，是那种“急哭”，基本声嘶力竭拼命了，于是大人们马上围拢来，问长问短，大致是“小朋友，哪里的？”一类，我才五岁，大概只会说“我要回家”，被问之下，根本说不清家在哪里，家里有什么人，什么路，几号？都不知道。

暮色中，我记得有个“大人”说，把他送派出所吧，派出所会解决的。于是一起附和，把我送到

了“余姚路派出所”，其实余姚路离开我所居住的康定路很近，只隔一条马路，但因为我说不清住哪里，派出所也只好干着急，不知往哪里送，情急中有人问，你爸爸叫什么？这一问，我福至心灵，张口回答某某。

那三字怎么写，我当然不知道，但根据这三个音，派出所根据户口登记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家。5岁撩大水，使我一辈子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，1.哭是最强大的；2.记住一个名字有好处。所以，我不怕带着孙囤撩大水。水乃世间至柔又至强的物质，人类从水中诞生，人不应该从小亲水吗？其次，蹚水的妙曼难以尽言，当温凉的大水刚刚漫过脚面时，肤感像是小鱼轻轻啄着你似的，说不出的惬意。然后你加快速度，水流得以迅速冲

击脚踝，渐渐地冲击腿肚，痒痒的，凉凉的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凉，我相信小孙囤一生对它会有记忆，会说，我某岁那年，爷爷带我在徐家汇附近“撩大水”，真刺激，你们有这个记忆吗？撩大水还有一种“撒野”的快感。浩淼积水改变了所有街道的路况，无论单车还是步行，为行人被迫放下自己，但也乘机放纵自己，纷纷跃入水中，做一次自由人，笑嘻嘻地撩起了大水，乘机“撒野”，皮鞋当套鞋，T恤充泳衣，任大水把浑身溅透，看表情个个心花怒放。

有时，我被文明束缚得太紧太久了，也被庸众裹挟太紧太久了，种种“规矩”，种种“修养”，什么“笑不露齿，行不露骨”，什么“文质彬彬，而后君子”，真是土壤一样活得好累好蠢好板结，今天且把一切撕去，有欲纵欲，有情纵情，恣肆汪洋，岂不快哉！

四月末，枝头桑葚初露羞红，枇杷仍绿。过安溪古镇，有东王禅寺，清寂无人。安溪六十里外有径山寺。余十年前过径山寺，得饮径山茶。今人多识龙井，不知径山茶。径山茶实乃好茶，清甜原味，且价比龙井实惠。径山为天目山支脉。山有二径，东径通余杭城，西径通临安城。沿东径拾级而上五里，便见庄严穆穆径山寺。自寺至峰顶，又五里。径山虽非名山，径山寺却系名寺。径山寺始建

于唐，开山祖师为法钦禅师。法钦禅师手植茶树数株，采以供佛，后至漫山遍野。径山茶“其味鲜芳，特异他产。”（清嘉庆年间《余杭县志》）北宋翰林院学士、茶学专家蔡襄则说，径山茶“清芳袭人”（《茶录》）。径山自古茶事绵延。中日寺僧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之时，也把寺院的茶艺、点茶、茶礼、茶宴传入日本。可以说，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道，而径山寺茶礼，则是日本茶道的直接源头。其时，还有日本僧人回国时，把径山寺的建盏也带回。这些建盏陆续在日本上层社会流传，并被人称作“天目茶碗”。在日本茶道上，还专门设计有用天目茶碗点茶的一套程序，名为“天目点”。南宋、元时期，流入日本的天目茶碗到底有多少只，至今已无人可知。但有三只品相



边看边聊

完美的天目茶碗，被日本列为“国宝”，备受珍视（滕军《径山寺茶礼对日本的影响》）。今饮径山茶，茶中有禅，茶中见山，清寂缥缈，静气心生。饮径山茶，现在人都用玻璃杯

宋朝时到中国学习佛法，将茶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，带回日本，后又写了一本茶文化专著《喝茶养生记》。这也是日本的第一本茶书。书中大量记录了宋时人们制茶、喝茶、养生方面的内容。那时喝茶，程序包括将茶叶磨碎，注入热水，用茶筴击拂出泡沫，以及欣赏茶器、品尝茶汤等等。这些喝茶的讲究，慢慢沿袭改变，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。

去年十月，我访京都宇治，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平等院附近，有一条步行街甚是繁华。街上可谓茶铺林立。其中有一家“三星园上林三人”本店，门面低调，远看不过是其中寻常一家。而进入之后，细细寻访，才知道这家店也是传承五百年的老铺。田中第十七代的年轻传人，曾特意到中国待了三年，学习汉文化与茶文化。他负责接待，用中文向我们讲解自家茶的历史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风趣极了，

还讲得一口好段子。宇治茶极有名。日本有三大名茶：宇治茶、狭山茶、静冈茶。其中静冈茶的产量最大，宇治茶的品质最佳。尤其是宇治产的“玉露”及“抹茶”，在日本堪称第一。几百年来，京都的宇治抹茶成为全日本最高级的抹茶的代名词。而追溯历史，在镰仓时代，明惠上人正是从中国带去茶种，在宇治栽培了日本的第一棵茶树。日本茶人大多听说过径山寺，并尊之为“茶道祖庭”。他们到中国来，大多要到径山寺去走一走。深山古寺，远客到访，也无须什么客套的话，主客坐了，只是喝茶。

位置所在地诠释得淋漓尽致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人民广场已是上海政治、商业、文化汇聚中心，新中国成立71周年前夕，人民广场中央喷水池，一座崭新的“凤来花舞”立体花坛，把上海“零点”打扮得分外端庄秀美。凤凰，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

素之一，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图腾。高约十米，占地900平方米，由上海人民大厦在水中倒影熠熠生辉，右侧是“凤来花舞”立体花坛的水中倒影凤凰腾飞，一条美丽的蓝色弧线把建筑、人影、喷泉、凤凰，切割成如水晶般透明，一幅上海“零点”凤来花舞的作品定格在我的镜头里，心中涌出丝丝甜意。

张老师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平时单位退休职工活动由丈夫推轮椅，这次由大儿子推来，不用问，大家都知道大儿子又来了。

张老师夫妇都是上海人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去了西安支援内地建设。1986年因双方父母年迈要回上海照顾被本单位引进，西安留下了两个已经工作的儿子，随同来上海的还有两个小儿子，那时才进初中。

时光流逝，一晃，儿子也退休了。大儿子是工人，家在西安，有妻子女儿外孙，平时夫妇打点零工补贴家用。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四月来上海照顾父母。儿子勤俭，包揽一切家务：买、洗、烧，陪父母看病吃药等之外喜欢捣鼓电器和各种用具，修的修，调整的调整，报废的报废进行全面安检，从此，张老师老两口无所用心了。

儿子把母亲送进会议室后，退到室外，站在窗口后侧不时探视。一个多小时后，散会。他把母亲推到餐厅靠门口第一排餐桌里侧，给母亲领好一份饭菜，一张餐巾纸，放在母亲前边轻声地说：“慢慢地，我就在外面”，说罢在门外等候。母亲八十多岁了，除行走不便外其他

没有明显的老态。母亲慢条斯理地吃完了餐，用餐巾纸擦完嘴，他就进来了，走到母亲身旁发觉盘子里尚有一些剩饭剩菜，随手拿起盘子和筷子三口两口地吃干净，连同半碗汤。而这位母亲自在在地让儿子吃去，似乎习惯了。他用母亲用过的餐巾纸擦干净桌子，送回餐盘，推着母亲离开了。

这出乎意料的“短剧”的结尾，令我震惊。子女陪伴年迈的父母参加活动已是常态，但有这样的情节，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。在家里能这样做或许会有其人，但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呀。自以为能遵循传统、比他长一辈的我，确实做不到。

走出餐厅，我悄悄地尾随他们出校门。目送母子俩右拐，缓缓地走去。儿子一身灰色的旧衣裤，结实的中等个子，一步一步稳稳地推着母亲前行。初冬的阳光，暖暖的，狭小的马路静悄悄，路边躺着散落的黄叶。一切显得安谧和谐。

我望着渐行渐远的儿子的背影，想起了他父亲曾对我说过，在儿子们的青少年时代，正逢物资匮乏，他怎样想方设法“创新”食谱、弄食物的趣事，自己又怎样省吃俭用满足四个儿子的最低需求。六十年过去了，从他的背影里，似乎还能看到当年艰难地度过岁月的印记，难能可贵了。

一个儿子的背影

钟明德



边看边聊

径山茶

周半农

了，不用釉色深暗的建盏，是因宋人之茶与今人不一样。宋时点茶，茶叶是抹茶。茶少汤多，则云脚散；汤少茶多，则粥面聚。”茶与汤的比例严格，点茶技艺也讲究，“先注汤调令极匀，又添注入环回击拂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，视其面色鲜白，著盏无水痕为绝佳。”那时点茶、斗茶，比的是点茶的功夫，旁观而非口感论高下。久不见水痕，则优；水痕先现者，为负。日本名僧荣西

上海人民广场是上海市地理位置的零公里点，又谓上海“零点”。1994年，这个被上海市民誉为城市心脏的人民广场，一条城市中轴线上，诞生了一座“浦江之光”的大型喷泉，和中轴线布局对称的上海人民大厦、上海博物馆、上海大剧院、上海城市规划馆把上海“零点”

上海“零点”凤来花舞

郑小铭

摄影



夜光杯



摄影